

彭小莲 刘辉 著

荒漠的旅程

四代女人的沧海桑田 大时代下的风雨烟云

我们不是不说，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弄明白这一点。我们经常成群结伙地在院子里狂吵，疯疯癫癫地嚎叫，看上去比谁都快活。现在我才刚刚明白，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害怕到极点，连面对家里的墙壁都不敢，因为那上面刷满了批斗父母的大字报，那些充满杀气的文字，逼得我们冲凉压气。



彭小莲 刘辉 著

荒漠的旅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漠的旅程 / 彭小莲, 刘辉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10699-8

I. ①荒… II. ①彭…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4273号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责任编辑: 仝保民 脚印

特约策划: 高天南 陈彻

装帧设计: 吕晓菁

总策划: 方雨辰

荒漠的旅程

彭小莲 刘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1千字 开本: 650×940毫米 1/16 印张: 19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10699-8

定价: 38.00元

序一 读这样一部书

陈思和

《荒漠的旅程》付梓，彭小莲十分坚决地告诉我，这不是一部长篇小说，它的内容绝不是虚构的。她称它是一部“延续性纪实短篇集”。可“纪实短篇集”又是什么意思？纪实性的短篇小说？还是短篇的纪实体文章？我带着疑团开始阅读——眼睛一接触这样的文字，我就明白了。显然，这已经超越了小莲的前作《他们的岁月》。这回不仅是一群“胡风分子”的特殊遭遇，书中人物的背景更加复杂，时间的跨度更加久远，“他们”的岁月又夹杂了“我们”一代的岁月，四代人漫漫跋涉于无边荒漠。岁月太残酷，时间太漫长，题材太浩大，历程太复杂，以这样的大题材与本书的篇幅作对比，这些文字只能说是一个“短篇集”，但这是长途跋涉中人们留下的血滴汗珠，蕴含了受难者身体发出的难闻的生命气味，撒落在历史荒漠上，然而“它”又是“延续地”撒落、撒落，连缀成了这样一本用血汗生命谱写的书。

记得何满子先生生前在为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作序时，也说到了文体的问题。他说：“很难从文体论的概念来为这本书定性：家史？人物传记？专题性的长篇报告文学？电影故事的文本？或是人们常说却于理不能认同的所谓‘纪实小说’？都像，都不全像。我只能说，这是一部叙事体的诘问人生的书。”如果说，《他们的岁月》是彭小莲以其父亲的遭遇追问了1955年“胡风冤案”的悲剧形成与可怕后果，那么，《荒漠的旅程》的两位作者——彭小莲和刘辉，则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作家刘溪一家的前世今生，对着百年中国历史提出了严峻的诘问：百年来的中国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一代代中国人——从晚清算起：洋务派傅冰之算第一代，留日医学博士吴序新以及比他小十多岁的罗人鹏、罗人鸾算第二代，追求革命并成为“革命”队伍一分子的刘溪和吴颐、吴进以及苏铭適等是第三代，而叙事人彭小莲、“小莺”（刘辉）、“小莺”丈夫秦孝章、姗姗等是第四代，他们是受尽蹂躏而出国逃亡的一代；至于第五代——晶晶，则已经成为一个不怎么会说中文的洋学生，专业是美国文学，成为美国的第二代移民，下一轮的历史将在大洋彼岸开始轮回了。当我们打开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洋务派、留学生、中共革命者，都是时代的骄子，他们的人生实践，成为优秀的中国知识精英百年来前赴后继的一条拯救国民于千年古国昏睡中的康庄大道，辉煌的理想也曾一直鼓舞着人们透过一时笼罩的灭顶之灾而期盼永恒的未来之光。但是，最终是什么力量，什么魔怪精灵，把他们的后裔们推向海外，一如随风飘去的飞花转蓬，无根可依？这是历史的悖论，是荒诞的时间之流所映像的百年中国之命运，也是当代中国人万不可轻易放过的世纪之问。

当然，这样的庄严之问，可以用更宏大的篇幅精心构造史诗般的文学巨著来探寻，也可以用多卷本的大河小说和众多的艺术形象来表

达——当代文学创作中并不缺乏这一类的主题及其表现。而《荒漠的旅程》没有走这样一条创作之路，它的两位作者，利用的是自身的家史和经历，以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真实家史为见证手段，从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家族的演变史里揭示启人深思的人生问题。因为是家史的整理，就来不得虚构，书中的叙事人也就成了故事的当事人，“小莺”（叙事人“我”）对家族史的探寻，成为整个叙事的起点。“小莺”的叙事是从1989年4月申请赴美探亲，携女出国后又遭丈夫冷遇开始写起，叙事起点是个人的命运处在一个纠节点上——婚姻、家庭、国家的命运都处在临界点上，飞花转蓬成了这一代人的新的命运象征。如果说，“文革”时期家破人亡、插队时期漂泊天涯，都还是来自外在的灾难性力量的推动，而这一次，则是“小莺”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来担当。按照时间的推算，“小莺”应该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1978年分配在上海一家中学担任历史老师，丈夫秦孝章似乎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华师大毕业后出国深造，他们应该在1982年前后结婚，有一个五岁的女儿。也就是说，本来她已经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家庭和生活的权利。而这一次出国和异地定居，是申请者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但是这个选择的背后，又关联着叙事人对这一份来之不易的稳定生活的极度不安全感，而事实也证明，这种不安全的预感不是空穴来风。于是，可怕的家史回忆与此时此地的境遇就联系起来了。我不了解作者刘辉，但从文本上看，这个以刘溪家庭为中心的家史，应该是刘辉的家庭故事，刘辉即“小莺”。而有相似身份、毁家更早的彭小莲参与了这份血泪家史的对话、整理和书写。看得出来，书中许多感慨、议论与《他们的岁月》《美丽上海》里的非常相似，属于彭小莲式的激愤、牢骚和思考。

这份家史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从傅冰之到“小莺”整整四代人血脉相传的延续性历史，但是因为出于私人的回忆，或者是听者的转述，很多隐私就不得其详，全书三十几人出场，真正能够勾勒出来的还是外公吴序新、小外婆罗人鸾、大姨吴颐、母亲吴进、父亲刘溪等等，关键人物还配了照片，印证家史的真实性。

从全书的叙事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刘溪家庭及其妻子吴进的上代家庭的历史回忆，另一部分则是当事人“小莺”出国后的个人经历。这两部分不是按章节分前后叙述，而是穿插在一起交替叙述。能够使这两部分紧紧地融为一体的，除了对家史的连缀以外，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线索，也是作品隐藏于家史叙事之内的最感人的部分，那就是人类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她们内心世界被关注的程度。叙事中从傅敏、罗人鹏等女性的故事开始，她们几乎都是在现代社会观念的照耀下，经历了从追求自由恋爱到充当贤妻良母，最终又都以难言之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过程；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由于叙事者的故事是从异国投亲、丈夫有外遇、几乎遭到遗弃开始的，又是以弘扬了忍耐的传统美德，维持了家庭的圆满为终止。本来这条线索可以深入挖掘，从这个现代女性内心深处的灵魂颤音及其前辈妇女百年命运的传承中获得一些新的启迪。可惜这一点被叙述者有意忽略了，反倒是美国女性妮娜的饱满形象，给作品增添了亮色。

如果我们从更为宏观的中华民族苦难史着眼，百年历史，无论苦难还是辉煌，都算不了什么。弹指一挥间，历史照样轰然向前，大国崛起，在当下世界凛然可见；但落实到一个家族或者几代人的个体命运，他们是有权利提出这个诘问：为什么在这百年中，优秀者都不免悲惨命运，忠诚者都会遍体鳞伤，信仰者都死有余辜？！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些

与国民事业的奠基者血肉相连的大是大非没有得到澄清，与国家权力捆绑在一起的巨奸凶顽没有彻底清算，民族的优秀者不能扬眉吐气，那么，历史的阴影永远会笼罩在国民的心头，让集体吞下藏污纳垢的苦水，让罪恶、腐败和卑鄙隐藏在表层的巍峨之下；那么，终有一天，楼起了也会坍塌，大国也会成为冰山。历史的教训，如是我闻。

序二 飞越荒漠

林 希

上海电影导演彭小莲给我传来她和刘辉女士合作完成的一部非虚构性长篇文稿，希望我为她们的作品写一篇评论。我不是文学评论家，而且历来觉得文学评论文章不是写过几篇小说的写手可以随便写得来的。写书评文章要有学养、有见地，一篇书评文章可以使一部作品载入史册，可以使一位文学新人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坛之星。所以，小莲要我写书评，我立即就回复她说，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

作品总是要看的，又住在国外，最想看的就是新作品。一开始只是想随便看看，但这一看，我就再也放不下了。

读着彭小莲、刘辉的作品，我想起了三部俄罗斯小说：一部是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一部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还有一部则是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从这几部小说谈起，也许我可以说说彭小莲和刘辉的作品了。

说到《苦难的历程》，我们曾经崇拜得五体投地，又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三部电影，更是深受感动。这部小说还获得过斯大林奖金，我们自然不会有丝毫的怀疑。后来，随着历史档案的公开，再回头审视这部小说，也就越来越看出这部小说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小说对于俄罗斯知识分子何以背叛自己独立的人格信仰，最后能够如此“快乐”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实在不能自圆其说，而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到底给俄罗斯知识分子带来了怎样的“幸福”和“自豪”，小说的种种描绘更无法让人相信。这部伪善的阿谀之作，如今被俄罗斯读者遗弃，也是必然的结果。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使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真实的面貌、他们在“革命”浪潮冲击下的生存状态和自我精神挣扎。读彭小莲和刘辉的作品《荒漠的旅程》，正好和《日瓦戈医生》里面的人物相对照，《荒漠的旅程》所不同于《日瓦戈医生》的地方是，《日瓦戈医生》里面的医生日瓦戈和他的情人拉拉，与“革命”不期而遇，“革命”主宰着他们的命运，扭曲着他们的人格。而《荒漠的旅程》中的知识分子却是自觉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国家的灾难、民族的不幸、民众的饥苦，使我们上一代，甚至是上两代知识分子，选择了投身革命的道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上层社会，他们许多人衣食无忧，而且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是十分美好的人生道路，只是，他们放弃了个人的美好未来，勇敢地选择了为民族求取解放的战斗人生。为此，他们舍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享受，舍弃了留洋做官的飞黄腾达，他们毅然走进民间，拿起本来不属于他们的武器，献出了青春，直至献出了生命。

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最高境界的写照。《荒漠的旅程》中一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

正是以自己崇高的选择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也正是一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献身和无畏的追求，才动员起无限强大的民众力量，使那个磐石般坚固的封建统治，在人民力量面前崩溃瓦解。

《荒漠的旅程》的可贵，在于对那一代、两代知识分子的描绘真实可信。他们的信仰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温暖的体温，他们不是革命的符号，也不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国难面前一代青年精英不甘心做亡国奴的选择，他们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走上了他们的人生不归路。

出现在书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以纯朴知识分子的认知目光，认识历史，认识时代，他们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和世界融合的完美社会。但是，历史背叛了他们的幻想，一场痞子运动吞噬了精英意识，裹胁了一代、两代知识精英的追求和向往。读着彭小莲、刘辉的作品，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出卖、被背叛的全过程，更看到了那一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美丽却也悲怆的人生道路。

彭小莲、刘辉的作品，带给人们崇高的阅读愉悦。这种阅读愉悦，正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寻找到了中国人失去多年的生活理想，也看到了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生活环境。正是痞子运动和独裁政治，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每一个人的追求向往，文化大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完成了预定的历史使命，这一场浩劫，从根本上击溃了中国人的心灵底线，修复这一道底线，彭小莲和她的伙伴刘辉正做着可贵的努力。

于是我想到了第三部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阿尔巴特街是莫斯科一条著名的大街，苏联解体前是一条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居住的“高干区”，解体之后成了一个繁华商业区。那一年我到俄罗斯，感谢组织者安排，带我到这条大街走了一趟。日后，我自己又去了一趟。我到阿

阿尔巴特大街不是去购物，也不像我的同行者那样去看时尚的俄罗斯美女，我走在阿尔巴特大街上，举目向上看每一扇窗棂，这时，我似是听到了窗棂里迴动的恐惧和不安，更不时地似看到一个个“罪人”被推进克格勃的黑色汽车，匆匆离去，而在那一扇扇紧闭的窗棂里，还残留着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们恐怖的哭声。

那一次走访俄罗斯，我的心情很是沉重，走在莫斯科城市中心的大街上，不时地可以看到一片片茂密的森林，森林被铁栅栏围住，栅栏上挂着小木版，上面写着“原始森林，不可入内，小心有狼”。对于中国人来说，城市中心地带居然有狼出没，绝对不可思议，但莫斯科就有这样的地方。沿着原始森林外围的铁栅栏走，我似是隐隐听到多少年前森林深处沉闷的枪声。我想，这里也许就是极权时期秘密处决异己分子的地方，正是无辜者的尸体，引来了嗜血的恶狼。那个恐怖的时代，该给那些嗜血的恶狼们，留下多么美好的记忆呀。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经历过的正是这样一个恐怖的时代，彭小莲和刘辉作品中描写的也正是这样的生活背景，彭小莲是将门之女，上海一解放她们一家就住进了高级干部的生活社区，那位和她一起完成这部作品的刘辉，正是彭小莲父亲下属的工作人员。可怕的政治迫害，将彭小莲的父亲打进一桩“反革命”冤案，从此彭小莲就和阿尔巴特街上的孩子一样，再也见不到父亲。也正是在彭小莲父亲陷于囹圄的时候，同大院小姑娘刘辉的父亲却得到“培养”，到最后彭小莲一家被轰出她们优越的住房，而这套住房的新住户，正是刘辉和她的父母。

如果故事在这里终结，到底还有一点政治逻辑，可怕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政治体制又将刘家推进了灾难的深渊。一步步，彭小莲多少年寻找早已不在人世的父亲，刘家却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

历史早就无法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人们只能无声地承受一切灾难。

历史终于终结了那场浩劫，最后彭小莲来到美国求学，一次在外出的班车上，她听到一声陌生的召唤，抬起头来，却发现原来是一个陌生人在喊自己的名字，身在异国，两个中国年轻人，其中的一位居然认出了自己儿时的伙伴，车里的洋人们大为吃惊，可是他们谁也不会想象，这两个年轻人，都背负着可怕的心灵和生活创伤流落到了异国他乡。

阿尔巴特街儿女们的故事，离奇地有了新的开始，她们相互留下地址、电话号码，表示日后联系，只是她们谁也没有想到，不同的生活经历，却使她们发现了相同的生活轨迹。于是，她们才约定一起写一部作品，用默默无声的陈述，拭去阿尔巴特街儿女们的血泪。

我是含着眼泪读完这部作品的，几乎无法表述自己的感觉，只是埋怨彭小莲：你们最初要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我？如果我也和你们一起写，也许那个时代的政治遗产会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思考。

作品中有一小段文字，使我深受感动，她们写道：“我越来越想知道的不是我的未来，而是我所不熟悉的过去。”这一段文字，没有多少哲理，却感人至深。“过去”早已经越来越不被人们所熟悉，在“抹掉”“过去”的过程中，重新营造“过去”，也许能让本来应该终结的时代，再残喘一些年月。

我们走过了一片荒漠，但我们还远没有看到这片荒漠开始走向绿洲，可喜的是，到底我们知道那是一片荒漠，我们更相信荒漠一旦拒绝绿洲，那必将是一片永远的死海。

谢谢小莲和刘辉，让我读到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好作品，正是我们越来越想了解我们所不熟悉的过去，我们才能找到属于我们越来越想知道的未来。

我从纽约回来，上海突然变得那么陌生，闪烁的霓虹灯很是晃眼，一直透过小屋的窗户，把夜晚照亮，让人彻夜难眠。我似乎不是在这里出生、长大，记忆是如此脆弱，思念也变得模糊不清；过道上剥落的墙皮，原本看惯的场景，竟然变得看不惯了。街道上，人们依然随地吐痰，开过的豪华小车的窗户会突然打开，从里面飞出一包垃圾；我真恨不能把那包垃圾再塞进车里。其实我只在纽约生活了七年整，可是这个七年在人一生的经历中，不仅是漫长的，同样是艰难的，只是我无怨无悔；它把我改变了，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的，却改变得那么彻底。记忆也就这样被改变了，一次一次被推翻，认识也被颠覆了。

1989年的秋天，我走进在百老汇大街的纽约大学的大楼里，窄小的电梯外，我们依次站立在那里排队，等待着。校长排在后面，没有学生给他让位，大家只是按顺序走进电梯。

一天，我赶着跳上纽约大学的校车，突然听见有人用中文叫我：“是彭小莲吗？”回头看去，在众多的美国人中，一个中国女人，一个我全然不认识的女人，穿着两用衫，留着短发，独自坐在一边，一看就是从大陆来的，像我一样，浑身透着一份惶恐。我不认识她。她说：“我是刘辉。”我摇头，我的朋友里面没有叫刘辉的。她接着说：“幼儿园里的，刘莺莺。”

疑惑了一会儿，我问她：“是小莺吗？”

她笑了，在那里点头，又问：“你到纽约来上学的？”

“对。你也在我们纽约大学上学？”

“不是，我带女儿来陪读的，老公在纽约读博士。”

“来了很久了？”

“才一个月。”

我们不再说话。我想，跟她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这些干部子弟，永远都是走运的。“文革”的时候，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他们的父母成了走资派，倒罢了。可是，很快，他们就不用待在农村。他们以各种名义离开那里——当兵、去工厂，还有就是回到上海进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现在，他们又通过各种途径，跑到美国来了。我转身向边上的美国朋友翻译着：“这是我幼儿园的朋友。”于是，全车的人都在那里惊呼起来——三十年了，还能认出幼儿园的朋友。

这是一个借口，我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回避了和刘辉的继续交谈，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来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离开了纽约，直到我被改变了，回到上海，不再那么恶狠狠地看着周围人的时候，我才学会认真听别人的声音；我才意识到，学会一点一点走进我不熟悉的领域，是多么的重要。虽然这种认识离我只有一步之遥，可是我走了七年，才跨过了这一步。

2011年的夏天，我在上海常熟路的一间咖啡馆里和刘辉坐下。那会儿，我依然不再认得出她，时间隔得太久了，一晃，又是一个二十年。爬上鬓角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都显示出我们不再年轻。但是，她还是把我认出来了。我看到她穿着白色的Eileenfisher衬衣，那简洁的设计，柔软的面料，胸前挂着同样设计简洁的银项链。这不再是那个在大巴上叫我的刘辉——她变得自信，变得坦然。我问她，她回答，一切似乎都那么简单；而我，也是一个会用心听别人说话的人了——我们都变了。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这样坐在一起，谈